

廖承志与经普椿半个世纪的爱情传奇

从1933年,廖承志与经普椿相识、相恋起,到1983年廖承志去世,廖承志与经普椿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其间,经普椿家人的阻挠、结婚前长达5年的分离,以及廖承志的铁窗生涯,见证了他们爱情的不易,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对爱情的忠贞。“50年的恩爱,半个世纪的坎坷”,他们携手谱写了一段让人难忘的爱情传奇。

一见倾心

廖承志的爱人经普椿是经亨颐的女儿。经亨颐是浙江省上虞人,是何香凝在上海光裕坊的邻居,也是何香凝的老朋友,早年留学日本,后投身革命,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代理中山大学校长等职,是著名教育家、金石画家。1933年初,经普椿从浙江老家来上海看望父亲。因何香凝的子女不在身边,她常帮何香凝干些家务。她尊称何香凝为“伯母”,何香凝则昵称她为“阿普”。其时,廖承志因参加革命被捕,后经何香凝、宋庆龄、柳亚子等人的积极营救获释。在家的一段时间里,他渐渐地和经普椿熟悉了。

廖承志从心里感激经普椿对母亲的精心照顾。在他看来,这位16岁的“小姑娘”并不特别美丽,但单纯、质朴,充满青春的朝气。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廖承志深深爱上了经普椿。廖承志风流倜傥,英姿翩翩,才华出众。经普椿对他也是一见倾心。可是廖承志和经普椿的恋情很快被阿普的哥哥知道了。他极力反对这门亲事,认为廖承志是“共党”,随时都有被

逮捕坐牢的危险,怕妹妹受牵连。1933年7月中旬的一天,经普椿被哥哥召回了浙江。

5年离别

1933年8月,中共党组织通知廖承志奔赴川陕苏区,可是经普椿却在浙江老家,廖承志心中感到有些惆怅。临行前,廖承志给经普椿留下一封信,他在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如果你真正爱我的话,请再等我两年……”

廖承志告别了慈母,辗转到了川陕苏区。不久,廖承志被任命为川陕苏区省委常委兼川陕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后又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廖承志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后,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为党工作。他原则性强,敢于提意见。1934年12月,廖承志由于反对张国焘“左”的路线,被张国焘扣上“国民党侦探”的罪名,从而失去了自由。1935年5月,他被押解着参加长征,后来经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积极营救才免遭不测。

1936年冬,廖承志随长征部队到了陕北,在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十分繁忙。到延安后,他立即给远在上海的母亲和他日夜思念的阿普写信。三年前,他希望阿普再等他两年,现在阿普怎样了,还在等他吗?这使他牵肠挂肚、魂牵梦绕。他一连给母亲和阿普寄去几封信,报告他的近况。母亲的回信收到了,阿普的信却如石沉大海。这使廖承志不得其解,心中感到茫然。后来,他从母亲的回信中才得知,阿普尚未嫁人,还在痴情地等着他。这令他十分感动。

1937年6月,廖承志写信给母亲,并附上毛泽东给她的

亲笔函。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普(即经普椿——编者注)事,已详致醒姐信中,请告诉她在政治上好好学习,要研究进步的思想,我们终有相会之日的。她能等待我这么多时日,我是想不到的,因此前函中也没有问。请先告诉她我身心一如昔日,她可以放心,我没有负她。只希望您和醒姐多多从思想上帮助她进步,将她往日的小姐气洗掉,将来我们可以在共同目标下一同努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战全面发动,硝烟弥漫。廖承志更加想念远在上海的亲人。1937年7月28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抗战发动,我们相见之期自在不远。”同时,他也十分惦念等他多年的阿普,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普妹等我四年,希您喜欢她,她的小姐脾气凉已除去了吧?”

1937年12月,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前往香港,组织半公开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行前,他给母亲发去一封电报,告知他抵达香港的日期。接到儿子的电报后,何香凝正准备赴港。这时恰好经普椿从浙江绍兴来到了上海。于是,经普椿便随同何香凝及其女儿廖梦醒、女婿李少石等人,一同从上海乘船到了香港。

终成眷属

1938年1月初,廖承志到达香港时,何香凝等一行人已先期抵港。轮船徐徐靠岸时,在码头迎接的人群中,廖承志一眼就认出了日夜思念的阿普。四年多了,阿普脱去了稚气,眉宇间显出几分成熟,越发显得俊秀了。廖承志上岸时,经普椿也认出了他,

两人紧握双手,阿普的眼睛里噙着喜悦的泪花。在从码头回市内的汽车上,廖承志笑着问:“为什么你没给我回信?”经普椿如坠云雾中,不知所云,反问道:“你给我写过信?”还没等她说完,廖承志立即答道:“是的。写过好几封信!”经普椿这才意识到承志的信是被哥哥没收了。

廖承志到香港没几天,也来不及准备,便在1月11日和经普椿结婚了。结婚后,廖承志顾不上新婚燕尔的妻子,马上投入工作之中。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廖承志根据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迅速投入紧张的抢救文化人的工作中。

1942年5月30日,因叛徒郭潜的告密,廖承志在广东省乐昌县城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同年6月5日,被押往江西省泰和县马家洲集中营囚禁。在狱中,他立场坚定,刚强不屈,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在《诀普椿》一诗中,他写道:往事付流水,今夕永诀卿;卿出革命门,慎毋自相轻。白发人犹在,莫殉儿女情;应为女中杰,莫因空节名。廖家多烈士,经门多精英;两代鬼雄魄,长久护双清。

廖承志的铁窗生涯对他和经普椿的爱情来说,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敌特们对他使用恫吓手段失灵之后,曾经对他采用“美人计”,他们派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到廖承志的房间里劝他“出山”,却被廖承志冷嘲热讽地奚落了一场。

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营救,1946年4月22日,廖承志终于在重庆获释。

廖承志出狱后,在《新华

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寻找他日夜思念的阿普。经普椿得到消息后,匆忙从成都赶往重庆,回到了廖承志的身边。

夫妻情深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担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等多项职务,被人称为周恩来总理的“不管部部长”,经普椿则是廖承志的“生活总管”,对廖承志照顾十分周到。而廖承志对妻子更是疼爱有加。据廖承志的女儿廖铭回忆:

父亲对母亲的疼爱,甚至有时不大像是对妻子,更像是心疼心爱的女儿。有时母亲躺在床上,父亲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她,微微地笑着,轻轻地哄着,慢慢地拍着。那令人为之心颤的缠绵情爱,难以言喻。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一日深夜,母亲如厕时跌倒,父亲闻声急忙赶去,拼着全身气力,“战地救护”般抱起母亲,送母亲回房。具体情形尽管我们谁都不曾目睹,后来提起时父亲亦只淡淡一笑:“天晓得你们怎么都睡得像只猪!”我却能真真切切地想见他是怎样吃力地抱起母亲,怎样生怕稍稍弄痛了她而小心翼翼地半背半抱,一步一喘地送母亲回房的。父亲那年72岁,历三次心肌梗塞劫后余生,又做过心脏搭桥大手术,但他全然不顾自己是重病之人。母亲失眠由来已久,每天借助药物方能入睡,药力未过时全身绵软,其沉重可想而知,年迈的父亲居然能将母亲背起,岂不奇哉!

患难见真情。“文革”中廖承志被红卫兵冲击,周恩来为了保护他,以“写检查”为名,叫他到中南海居住,“监管”起来。那时,何香凝已是

90岁高龄的人,需要人照顾。廖承志的7个儿女又分散各地,日子苦不堪言。在这艰难的日子里,经普椿以瘦弱的双肩,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她每周去看一次廖承志,每次都把干净的衣物带去,再将需洗涤之物带回,有时还要肩扛厚厚的被褥。这样的日子长达多年。廖承志看在眼里,感激于怀。

“四人帮”粉碎一年多后,廖承志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每天要接见十来批华侨和外宾,工作更忙了。1980年3月,廖承志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做心脏搭桥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但毕竟是年已古稀的人,经普椿更是为他的健康担心,因而“管”得更严了。廖承志手术后,医生劝他戒烟,他一般不抽了,有时偶尔抽一支,被经普椿发现了,她左手叉着腰,右手指着廖承志,嘴里“骂”道:“你还敢!”风趣幽默的廖承志只得后退两步,然后举起双手“求饶”。他那滑稽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廖承志被妻子管得严的情况,在中共高层都有所闻。有一次,廖承志陪同邓小平接见廖承志的外甥女陈香梅时,邓小平当着他们的面开玩笑说:“你的舅舅是妻管严呢!”其实,正是爱得深才管得严厉!

1983年6月10日,廖承志在北京病逝。经普椿悲恸至极,痛不欲生。她回顾了50年来他们从相识相知至相爱的感情历程,写道:“50年的恩爱,半个世纪的坎坷,一起涌现在我饱含热泪的眼前,既模糊模糊,又清晰异常。”悲痛之情跃然纸上,令人感动,催人泪下。

安熠辉文(摘自《世纪风采》)

不育女为圆母亲梦留住养子丢了丈夫

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抱养了一个被抛弃的男婴,一年后孩子的生母找上门来索要自己的儿子。夫妇俩舍不得将已经有了感情的养子送回,在来来回回艰难的交涉过程中,孩子的生母竟提出了一个令人惊骇的建议:与孩子的养父生一个孩子……

不育夫妇喜得养子

2000年5月1日,家住重庆市万州区的董浩军与汪春燕喜结良缘。在亲朋好友早生贵子的祝福声中,他们被送入洞房。然而转眼三年过去,汪春燕却没能生下一男半女,夫妇俩去医院检查并被告知,因患有不孕症,汪春燕这辈子都不可能生孩子。

2003年11月的一天,董浩军陪汪春燕去医院看望她一位刚生了孩子的同事。在医院里,汪春燕和同事正聊着,一位姓施的大夫气呼呼地走进了病房。汪春燕的同事认识施大夫,问她怎么了。施大夫说:“昨天有个孕妇生下孩子后,今天早上把孩子扔在医院里,悄悄溜走了,你们说气不气人?还留了个字条,托我们把孩子送人,这哪是当妈的呀?”

施大夫的语音刚落,同事突然对汪春燕说:“汪姐,我看不如你抱养这个孩子,反正你也挺喜欢孩子的。”

汪春燕眼睛一亮,对施大夫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抱养那个弃婴。”

施大夫得知汪春燕不能生育,颇为同情,立即把婴儿抱来送到她的手上。汪春燕接

过那个浓眉大眼的男婴,左瞧瞧,右看看,喜欢得不得了,当即给孩子取名为盼盼。

盼盼抱回家后,董浩军和汪春燕天天围在他的身边,忙着洗尿布、喂牛奶。养育孩子的艰辛让夫妇俩充分体会到做父母的酸甜苦辣。

风云突变生母登门

就在董浩军夫妇为孩子的成长付出艰辛的同时,一个女人却沉浸在悔恨悲哀之中。她就是孩子的生母彭晓霞。这个孩子是彭晓霞与一个男人的私生子。那个男人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娶她为妻,没想到在她临盆时,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生下孩子后,彭晓霞心里对那个男人充满了愤恨:那个负心人抛弃了自己,自己为什么还要抚养他的儿子?而且一个女孩家将来怎么做人?于是她郁闷地抛弃了孩子。可如今一年过去,她的心里却越来越感到不安,不管怎么样,儿子总是自己的骨肉啊!

当彭晓霞第一次来到医院婉转地提出想找回被抛弃的儿子时,为她接生的大夫大骂她不配为人母。彭晓霞知道已经铸成大错,但思念儿子的心却越来越强烈。为此,她几乎天天跑到医院里,找大夫打听儿子的下落。这天,濒临绝望的彭晓霞跪在大夫的面前哭着说:“求求你们,告诉我儿子的下落吧!如果再找不到儿子,我就没法活了。你们也是做父母的,就不能体谅母子连心的痛苦吗?你们今天不告诉我儿子的下落,我就跪死在这里!”几个大夫于心不忍,便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彭晓霞。

2005年1月13日傍晚,

董浩军夫妇俩正在家里逗儿子玩。突然,一个不速之客敲响了她开门见山地问:“这是董浩军和汪春燕的家吗?”

董浩军点点头:“你找谁?”董浩军和汪春燕抱着盼盼出现在门口。彭晓霞一见,双眼红红地指着汪春燕怀里的孩子问:“这个孩子就是你们当初抱养的那个婴儿吗?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今天是向你们要孩子来的。”董浩军吓得倒退了一步,而汪春燕则紧紧地抱住孩子。彭晓霞说出了当初在医院里留下的字条上的内容和为自己接生的大夫名字。董浩军和汪春燕相互望了一眼后,坚决地说:“不行,孩子不能给你!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怎么可能再把孩子给你?”说完,便把门“嘭”地关上了。

第二天傍晚,彭晓霞又来了,还买来奶粉等许多补品。可任凭彭晓霞好话说尽,董浩军夫妇怎么也不肯把孩子还给她。彭晓霞只好噙着泪水离开。临走时,她说:“儿子是我亲生的,你们一天不把孩子还给我,我就天天来。”

夺子引发离奇协议

从那以后,彭晓霞天天来董浩军家要孩子。为了躲避彭晓霞的纠缠,董浩军让汪春燕搬回她母亲家住,而他自己则住到公司里。没想到彭晓霞听到了董浩军所在的公司,天天跑到公司找他。

2005年6月26日,董浩军下班后刚走出单位大门,就被彭晓霞拦住了。

董浩军与彭晓霞来到一家饭店。彭晓霞为董浩军倒了一杯酒,说:“大哥,我已经找

过律师了,像这种情况,如果我去法院起诉的话,完全可以要回自己的孩子。但我不想这样做,毕竟你们把孩子抚养这么大,付出了不少辛劳,我这样做,内心也会感到不安的。”

董浩军想想她说的也没有错,自己当初抱养孩子并没有办过任何手续,只是给医院写了一张领养证明。如果彭晓霞真的起诉,法院肯定会把孩子判还给她。董浩军竟对彭晓霞产生了一丝好感,他给彭晓霞倒了一杯酒后说:“小彭,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来,咱们先喝了这杯酒。”

这之后,两人又见过好几次面,话题慢慢由孩子转到各自的经历。董浩军不由对对面的女人心生怜悯,彭晓霞也觉得对方颇可信赖。

有一次,在一家酒店里,两个人都微微有了些醉意。彭晓霞问董浩军:“你们夫妻真的不打算把儿子还给我了?”董浩军叹口气说:“我妻子不能生育,一直渴望有个孩子。现在她已经把整颗心都扑到孩子身上,如果还给你,她肯定受不了这种打击。”

“可是大哥,我的痛苦你们谁知道?如果你们真不打算把儿子还给我,我有个要求,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

董浩军迷惑地看着彭晓霞:“什么要求?”彭晓霞脸一红,羞涩地说:“我们俩再生个孩子……当然,我……我不会破坏你的婚姻。这样我也有自己的孩子了,而那个孩子,我也就不再往回要了。”

董浩军惊愕得说不出话。与彭晓霞分手之后,董浩军想:这真是个离奇的要求啊,妻子绝对不能容忍的。可

是……真照着彭晓霞的提议做了,她也许真的就不会再追着要回儿子了……

再次见面时,彭晓霞感到董浩军有点动心了。她一遍遍地给董浩军讲自己既不是为了钱,也不想做第三者,只是想要一个孩子,以平复自己失子的痛苦。在彭晓霞苦苦地哀求下,董浩军竟同意了。

彭晓霞喜出望外地带着董浩军来到自己的家中……

留住儿子丢了丈夫

男女之间的事就是这样,有了第一次之后,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董浩军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当彭晓霞告诉他已经怀孕时,他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她家跑,名义上是给她送补品,实际上,他对彭晓霞的感情也在与日俱增。

2006年5月,彭晓霞如愿产下一个女婴。孩子降生后,董浩军成了最忙的人,他既要照顾家里的妻儿,又要去医院照顾彭晓霞母女俩。望着忙忙碌碌的丈夫,汪春燕不解:“你天天不着家,在忙什么呢?”董浩军每次都要编造理由,而汪春燕压根就没往其他方面想,所以,丈夫说什么她都相信了。但是时间长了彭晓霞也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董浩军迷惑地看着彭晓霞:“什么要求?”彭晓霞脸一红,羞涩地说:“我们俩再生个孩子……当然,我……我不会破坏你的婚姻。这样我也有自己的孩子了,而那个孩子,我也就不再往回要了。”董浩军惊愕得说不出话。与彭晓霞分手之后,董浩军想:这真是个离奇的要求啊,妻子绝对不能容忍的。可

这天晚上,董浩军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汪春燕如遭雷击,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汪春燕满眼泪水,怒吼道:“你还是个人吗?你这么做就叫什么事啊?滚!滚!我永远不要再见到你!”

2007年2月,汪春燕一怒之下与董浩军离了婚。随后,董浩军搬到了彭晓霞那里。

离婚后的汪春燕每天强迫自己不停地忙碌,但夜深人静时便对着熟睡的儿子抹泪,她仍会抑制不住地想起董浩军。他曾经是那么体贴宽容的好丈夫,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感情真的是那么不可靠的东西吗?经过一段时间的煎熬,汪春燕决定用柔情挽回自己的婚姻。于是,她开始以种种理由想方设法把董浩军叫回来。

因为汪春燕一再来找董浩军,彭晓霞担心立场不坚定的他会再回到前妻身边。她决定摊牌。2007年9月,彭晓霞把汪春燕约到一家咖啡厅。当彭晓霞告诉汪春燕在丈夫和儿子之间只能选择一个时,汪春燕哪个也不想放弃。彭晓霞淡淡地说:“我已经问过律师了,像你这样没办合法领养手续的情况,要打官司的话,儿子是一定会判给我的。所以,你只能选一个,要么丈夫,要么儿子。”

当天晚上,汪春燕辗转反侧,一夜未眠。最后,她对自己说:丈夫已经背叛自己了,我再强求又有什么意思?经过一番痛苦的煎熬,汪春燕最终给彭晓霞打了电话,同意留下盼盼,让出丈夫。

2007年12月初,董浩军与彭晓霞办理了结婚手续。汪春燕在这场夺夫夺子大战中失去了曾经相濡以沫的丈夫。唯一可以感到安慰的是,从小带大的盼盼还留在自己身边。为了防止儿子再被夺去,她正在办理收养手续。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上网) 陈凤尤